



青春碎片

QINGCHUN SUIPIAN

李卫荣/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青春碎片

QINGCHUN SUIPIAN

李卫荣/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碎片 / 李卫荣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 - 7 - 5193 - 0148 - 4

I. ①青…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411 号

责任编辑: 潘 昊

封面设计: 汉书鸿图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 - 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青云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3 - 0148 - 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青春碎片》是奶奶用电脑写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之前奶奶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都是用笔写的。长期伏案写作，奶奶的右手中指磨出一块厚厚的茧子，右肩和右臂也总是处在疼痛之中。

奶奶七十岁的那年春节，忽然萌生了用电脑写作的念头。说干就干，奶奶立刻就让放寒假在家的我教她电脑——从开机关机教起到打字。奶奶学电脑很刻苦，常常深夜我一觉醒来，奶奶还坐在电脑桌前。我离开时，曾经电脑盲的奶奶已经会熟练地打字了。等我暑假再来，奶奶已经用电脑写出一部三十万字小说稿了。

电脑给奶奶带来许多好处，写作的速度加快了，右手中指的茧子也慢慢消退，右肩膀和右胳膊也不疼了。但是，电脑也给奶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有三次因为操作不当，奶奶把写好的三部小说稿删除了。

前两次还好，奶奶头一天已经把两部小说稿发到出版社社长的邮箱里。可是第三次操作不当就没那么幸运了，奶奶把刚



刚写好还没来得及修改的二十九万字稿子全部删除了。当时我正在睡觉，听奶奶说了以后，赶紧揉着惺忪的睡眼为奶奶抢救那些消失的文字。很遗憾，只抢救回来十万字，丢了十九万字。奶奶看我着急的样子，反倒很轻松地说：“没关系，奶奶身体棒着呢，意志坚强着呢，要不了多久就能把那十九万字补上。”我当然知道那夜以继日敲出的十九万字对于已经七十二岁的奶奶有多重要，奶奶的故作轻松只不过是為了安慰我。

现在出版的《青春碎片》，有十九万字就是奶奶后来重新写的。奶奶说：“我得感谢那次误删，重新写的部分比原来的精彩多了。要是原来的，人家还不一定给我出版呢！”

奶奶跟我说过，当作家是她从小的梦想。年轻的时候，奶奶发表过不少短篇，1988年还获过奖。后来辞职下海，“上岸”后又接着带我，奶奶整整二十年没摸过笔。奶奶说，那时她一看见报纸上的新书介绍，心里就特别难受，好几年都不敢逛书店。我上学了，奶奶时间充裕了，这才又重新拾起了笔。

我马上就要赴美读书了，奶奶，孙子叮嘱您：您快七十三岁了，作家梦也实现了，该好好休息了。当然，我知道我的叮嘱没用，您肯定会用那句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回答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我的可爱可敬的奶奶，当您的《青春碎片》出版时，孙子将在大西洋彼岸为您庆贺，遥祝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柳依泽

于2017年元月赴美前夕

目 录

- 序 (1)
- 一 我的同学张淑芝 (1)
- 二 去南沙敬老院 (12)
- 三 “冠军”小香头 (21)
- 四 老崔家二叔 (39)
- 五 我的三姐 (54)
- 六 我们仨 (84)
- 七 龙山饭店 (108)
- 八 我的小黑枣 (111)
- 九 龙山怀旧 (120)
- 十 孟书记和龙山塔的恩恩怨怨 (126)
- 十一 我和小张 (134)
- 十二 米兰“游击队” (142)
- 十三 早春二月酒家 (147)
- 十四 两张照片 (178)
- 十五 宝塔寺街十号 (204)
- 十六 老流浪汉死了 (221)



十七 除夕夜种下的矛盾 (230)

十八 他害死了李靖国 (255)

十九 小香头和老崔家二叔 (258)

二十 人生若只如初见 (262)

二十一 老妇人原来是..... (276)

二十二 我和田院长的约定 (279)

二十三 我见证姐姐一家的团圆 (281)

二十四 我化妆成自己 (284)

二十五 月有阴晴圆缺 (299)

公路光滑平坦，司机小张开得稳，奥迪 A6 车里没一点儿噪音。静谧的车里，我的思绪像脱缰野马一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撒欢儿奔跑。人生难得有这样大片的安宁时间，好吧，就任野马撒欢儿吧！

一阵女人悲悲切切的哭声（我手机的彩铃声也是我的哭声）还是让我的野马受到惊扰。从手包里拿出手机按一下接听键，马上说话声取代了哭声，也是女的。她说她是我的同学张淑芝，并且不等我表示吃惊，就问我在哪儿。又不等我回答，立刻把她家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说淑荣你甭管多忙，也得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摊上大事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闺女从你闺女那儿淘换到了你的电话，说你是大作家有办法，让我找找你。淑荣，我没有别的亲戚，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了，虽然咱俩多年没联系了，可你闺女和我闺女是好朋友，我现在实在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好了。

我吃惊的程度不亚于发生了八级地震。我和张淑芝已经多年没联系了，她怎么会有事先想到找我呢？

一 我的同学张淑芝

张淑芝比我大一岁多，一个可怜的女孩儿，才不到十三岁她爸爸就死了。父亲死以后，母女的生活一直由张淑芝干爹罩着。她干爹并不是我们北屋村的人，和张淑芝的爸爸是把兄弟。她爸爸死后，这个把兄弟特意从外村把家搬到我们北屋。说是家，其实什么也没有，就他干爹光棍一个。他自己跟别人说把兄弟生前把淑芝娘儿俩托付给他了，他搬来住就是为照顾把兄弟的妻女。他干爹搬来后，把本来住正房东屋的张淑芝母女挪到西屋，他自己住到东屋。东者为尊呀，这不是欺主吗？现成

的东西厢房不住，非得和人家娘儿俩一起住正房，不就是为了自己行不轨之事方便吗？街坊邻居都觉得张淑芝的死爹太糊涂，不托付东院亲兄弟张玉刚，却把自己的妻女托付给一个外村的光棍，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果然，没多久村里就传出张淑芝干爹和她妈的故事，再后来又加上了张淑芝，再后来张淑芝就突然从村子里消失，从此再也没露过面。村里传言张淑芝可能被他干爹害死了，也可能被他干爹糟蹋以后嫁到远处了。可怜我的同学张淑芝，离开北屋才十三岁多一点儿，她爸爸死还不够一年。为此，张淑芝的叔叔和她干爹激烈地干了一场架，她叔叔被她强悍的干爹打折了一条腿。

张淑芝干爹的确是个人物。这事没过多久，又和生产队长张九祥干了一仗，又差点儿把生产队长的腿打折。张九祥外号老王八，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响亮的外号，究其属性做派盖因与老王八相似。据说老王八欺软怕硬，遇上硬的横的就把脑袋缩进王八盖子里躲起来，遇上软的好欺负的就把脑袋伸出来狠狠咬住人家不撒嘴，生产队长张九祥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更深层次的含义也与张九祥的媳妇儿有关，他媳妇儿长得在村里数一数二地漂亮，人也数一数二的风骚，跟村里不少男人都有一腿子。

张淑芝干爹和张九祥那次打架，不赖老王八，完全赖张淑芝干爹。老王八派她干爹扛铺盖卷跟队里另外六个男劳力去县城北边修水库，那六个人都很痛快地去了。就她干爹，借口身上这儿疼那儿不舒服的，死活不去。老王八盖子火了，心说本村人我惹不起，难道还惹不起你一个外来的？就上前一把薅住张淑芝干爹的棉袄袖子，我就是拖死狗似的拖也得把你拖到工地上！两人就这样打起来，长年不干农活的老王八盖子当然打不过膀大腰圆的张淑芝干爹，很快就被打趴在地，双手抱腿呻吟不止。恰巧张淑芝叔叔从此经过，按说他应该帮老王八一把，顺便给自己报仇吧？没想到张淑芝叔叔不但没帮，反而叫张淑芝干爹快走，这里的事由他处理。老王八不怕张淑芝干爹，却不敢不怕张淑芝叔叔，因为他媳妇儿和张玉刚搞破鞋。他敢跟张玉刚犯横，到家老婆敢把他吃了。老王八养了几天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从此凡是外出做河工的活，老王八再也没敢派张淑芝干爹。村人在背后都说，张淑芝干爹之所以不愿

意外出做河工，那是离不开张淑芝的妈呀！让大家猜不透的是张淑芝的叔叔，看着一个外姓人这么欺负嫂子和侄女儿，男人的血性都哪儿去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九七七年，也就是张淑芝离村二十一年以后，我们突然相遇，并且还是邻居。那时张淑芝的母亲和干爹早已死去，她的叔叔也下落不明。我揣测，张淑芝虽然二十年没在村中露面，但她暗中肯定一直在观察着她干爹的动向。如果她干爹不死，说不定她还不露面呢！

我和张淑芝居住的地方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家属宿舍，简称西宿舍。我们家住的是一处日本侵华时期的油库，油库的大部分建筑物当年战争中都被炸毁，只一间长圆形比油罐车大不了许多的房子和一间与它相连的四方形的小屋。加上父母我们全家共六口人，便和油库里的动物（癞蛤蟆和壁虎）一块居住，西宿舍每月收五毛钱房租。别看这么一间破油库，却是西宿舍很多人家争抢的对象，那些一堆孩子和父母挤住在一间排子房的人家，纷纷到站上反映，说我们两口子不是铁路上的，不应该住西宿舍的房。站领导知道这件事解决起来很麻烦、很棘手，懒得管，我们一家才得以在此“安居乐业”。在此，我再次对那些懒得管的小站领导表示谢意，不是你们懒得管，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我们分新楼房之前的这近三年间，肯定得趴露天地了，说不定全家早已冻死，哪儿还有如今的美女作家卫平啊！西宿舍人欺生，见反映不管用，就往我们家门口倒垃圾。起初我爸爸还给清理走，用铁锹和土篮子把垃圾弄到公厕旁边的真正垃圾堆上，但清理的速度却赶不上倒的速度，我家门口很快就堆积成了一座垃圾山。

西宿舍的人家大部分都是单职工，老婆是外地来的农村妇女带着好多孩子，家里都很困难，不少孩子甚至连一天学都没上过。这些穿着破烂的孩子成群结伙，不分白天黑夜都幽灵般的在火车站晃悠，大白天就敢到停在小站的车皮上偷东西，粮食、木头、煤块子，什么都偷。过煤车的时候，大人和孩子齐上阵，每人手里拿一根上面绑着耙子的长木杆，使劲儿地把车皮里堆得尖尖的煤块往下搂，再加上车皮的震动，煤块便下雨般哗哗落了下来。煤车过完了，大人和孩子便投入争抢煤块的

白热化战斗。大家爬着滚着拼命地把掉落在铁轨中间和两旁的煤块扔进自己的箩筐里，为争抢煤块相互骂不绝口的有，滚在一起打得头破血流的有。最严重的一次，是众人净顾争抢煤块了，没提防有火车经过，待发现要躲的时候已经晚了，那回一下子就轧死仨人。那时的西宿舍除我家之外，每家房前都有一座小山般的煤堆，不仅自家不用买煤烧，还有多余的卖给附近的农村。没油水好捞的客车经过车站，这些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把烂稀泥、臭鸡蛋、臭鞋甚至女人用过的卫生纸都当作武器往车厢里扔。被惹急了旅客，有时也还手，吃剩的罐头和瓶子、团成一团的擦鼻涕纸、橘子皮、果核都是他们还击的武器。有回一个哑铃不离身的旅客脸上被拽了臭鸡蛋，一怒之下竟把一对哑铃扔下来，正好砸在一个叫王老五的男孩儿脑袋上，血流如注的王老五当时就晕倒在地。幸亏离站上医务室不远，大伙七手八脚把王老五抬进医务室，一番紧急处置，王老五总算脱离了危险。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贫民窟，我们一家居然住了三年。这三年里我们受了多少屈辱，只有天知道。我的儿子和女儿出去玩，常常被打得哇哇大哭回来，带的巧克力、维夫饼干和牛肉干儿被抢劫一空。我父母气得带孩子去找欺负人的孩子家长理论，待遇好的是轻慢不理你；待遇不好的张口就骂，说我们火车站的孩子就这样，嫌不好滚蛋呀！我们两口子下班回家，受了委屈的父母和孩子向我们哭诉，不明白这个小站的大人和孩子怎么都跟刚从牲口圈里放出的牲口一样呢，人住在这里不是活受罪吗？无奈的我们看见老人和孩子哭也跟着流泪，亲爱的父母啊，我们不在这儿住能到哪儿呢？老家北屋村虽然有两处宽阔的宅子，可早已变成大哥和二哥的了。大哥扒了老宅子的五间旧房翻盖了五间新房，和儿子媳妇一家其乐融融地生活在里面；街北面的另一处宅基地，从外地调回北屋当老师的二哥，扒了父母留下的三间房也翻盖了五间新房。大概以为原来的旧房比大哥少两间太吃亏，二哥还没完没了地找我要钱，亏得丈夫有点儿复员费，我们从中拿出三百块给二哥，算是代父母弥补他的亏空。目前二哥一家和岳母正心安理得地在新房里过着快乐的生活。两处宅子，都已经没有我们插针之地了。看着跟女儿女婿受尽欺辱的年老父母，我心痛如绞，爹妈啊，都怪女儿女婿没本事，让你们这么

大年纪了，还要住“牲口圈”受窝囊气；孩子也别哭了，谁让你们的父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呢？我们要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侠，还有人敢欺负你们吗？

整个西宿舍对我们家好的，还就算我的小学同学张淑芝。

张淑芝是在我家搬进西宿舍的第二年才搬来的。张淑芝的老公公退休前是小火车站的站长，趁着还没退下来，把儿子一家从东北深山老林里活动到北京，并且在西宿舍的东北角一片空地上盖了五间红砖红瓦的大房，还圈了一个小院子。

我和张淑芝相遇，是在公厕旁边的那座大垃圾堆旁边。我上厕所，她倒垃圾。我虽没和她说过话，但知道这个白胖白胖的中年女人就住在东北角那座红砖红瓦大房子里。从她家出来，按说应该把垃圾倒我家门前那堆垃圾山更近，但她却舍近求远把垃圾倒在这里。我心存感激，也禁不住好奇，就问您是新搬来的吧，为啥不把垃圾倒在我家门口呢？她说您家就是住油库里的那家呀？我听孩子他爷爷说了，小火车站上的人太野、太欺生，硬是堵在人家门口倒垃圾。他爷爷嘱咐我们不要欺负人家，多走几步倒公厕旁边垃圾堆上。还说你们刚搬来时，这帮人天天找站上领导，强烈要求让你们家腾房。我们孩子他爷爷当时是站长，就故意不拾茬儿。这帮人没辙了，又改成倒垃圾逼迫你们搬走。孩子他爷爷说看你们家也是斯文人家，但凡有一分之路也不会在西宿舍这个“牲口圈”里住。听了中年妇女的话，我立即对新搬来的一家和那位从未谋面的老站长产生好感。

中年妇女说他们一家去年才从东北临江林业局搬来，她丈夫原来是临江林业局职工，现在在南郊一个小火车站上班。

“啊？临江呀，我还在那里工作过一年呢！”我立即叫起来。

“是吗？”她也很兴奋。于是，爱说的我就把大学毕业以后如何分到东北，又如何调到河北，再从河北调到北京的来龙去脉，大概给她讲了。我说：“我要是调到我老家的县里工作多好呀，也就不至于在这个鬼地方受气了。”

“你老家什么县的？”她问，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和她似曾相识。可是……“李淑荣！”她突然大叫一声。

“张淑芝！”我也大叫。

张淑芝比我大一岁，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和她及小扔头刚上学就拜了干姐妹，张淑芝最大，是大姐，小扔头比我大半年，是二姐，我是小妹。可惜我们的干姐妹只拜了三天，就被三家的母亲给铲散了。原因很简单，张淑芝家比我家和小扔头家的辈分大，我们两个人管她爸她妈叫大爷大奶奶，管张淑芝应该叫姑，姑和侄女怎么能拜干姐妹呢？三个干姐妹少了一个，剩下俩也没意思，所以我和小扔头也自动解散。干姐妹当不成了，但我们仨人仍然是好朋友。每天上学都张郎找李郎地互相找着，每个人大襟底下的小口袋里都装得鼓鼓的，花生、爆米花、白薯干、炒豆子……实在没带的了，就装一块棒子饽饽。从家里出来到南庙小学这段路上，我们仨有说有笑交换着各自的吃食，把个一旁的小香头常常馋得追着我们仨要吃的。我们不但不给还故意羞她，三个人一边互相往嘴里送吃的，一边伸出食指在嘴巴上羞着小香头：“饽饽，饽狗毛，狗毛花是你妈。”恼羞成怒的小香头就追着打我们，虽然她比我们都大，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才不怕她呢！常常是我们三个人紧紧地把她包围住，有上脚踢的，有上手抓的，还有揪头发的。尤其是张淑芝，作战特别英勇，总是她冒着被身高力壮又会摔跤的小香头摔倒的危险，低头弓腰先冲上去把小香头顶个翘翘，我和小扔头再冲过去厮打。由于我们的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每回都把小香头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大败而逃。一边逃跑还一边回头喊：“老草鸡不吃食！老草鸡不吃食！”

她这是骂张淑芝哪。

抗战的时候，我们北屋村有座鬼子炮楼，里头住着二十多个鬼子兵。听大人说那些又矮又胖的小日本鬼子可坏了，经常由汉奸王玉带着满村瞎转悠，想打谁就打谁，想抓谁就抓谁，村里的老爷们儿没有没挨过鬼子打的。要是有老娘儿们在村街上被他们撞上了，当场被奸不算，还要抓进炮楼子里玩儿几天才放出来，因此那年头老娘儿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老娘儿们可以不出来，老爷们儿就不行了，种庄稼、拾掇庄稼、收庄稼，这些地里的活都要老爷们儿去干嘛！谁家的庄稼也不在自家炕头上长着是不是？要下地得先经过村街。

无风六月，正是地里的大棒子该耨三遍的时候。那天东边天上刚有

点儿鱼肚白，张淑芝的父亲张玉增便怀里揣个菜饽饽扛着锄头出了门。他家没有地，种的十五亩地是租本村北财主家的。十五亩地打的粮食除去交租和一家三口的吃喝，每年还能剩一两口袋。因此对于地里的庄稼，张玉增一点儿也不敢怠慢。昨儿个一直干到天黑，看不清棒子垄里的野草才收工。吃完后晌儿饭，又挑了几趟水把水缸灌满，浇浇院里的一畦韭菜和两畦黄瓜，躺炕上只觉得腰酸腿痛差点儿散架。本打算早上多睡会儿，可又怕下地晚了碰上瞎转悠的鬼子找麻烦，还是咬着牙起来，都没敢等着张淑芝妈把粥熬好就走了。张玉增寻思天这么早，肯定不会遇见鬼子。这帮畜生昨儿个到北边的林上村抢粮，中了民兵和武工队的埋伏，一粒儿粮食没抢回来，还拉回三具死尸。正在道边地里榜棒子的张玉增，隔着棒子秧的缝隙看得清清楚楚，丢盔擗甲的鬼子像被追赶的兔子一样往炮楼子里逃。吃了败仗的鬼子，今儿个怎么也得在炮楼子里多委会儿人被窝压压惊吧？张玉增琢磨，就慢条斯理地走，经过街东头时，还特意往街北边东大庙里高高的金塔多看几眼。早先日本鬼子没来的时候，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去庙里烧香绕金塔，不烧香的就往香炉旁边的功德箱里扔几个铜钱，然后双手合十念绕塔咒开始绕塔。这金塔特别灵验，每天绕个两三圈的，就保你全家一年平安。小鬼子一来，炮楼子就建在东大庙对面街南边，和东大庙的南山门对着，庙里的人一抬头就能看见炮楼子上黑洞洞的枪眼儿。进庙绕金塔不是找死吗？谁敢保证丧心病狂的鬼子不会对着东大庙“嘟嘟”来几梭子呢？因此，自打鬼子来了以后，村里再没人进庙绕金塔烧香了。没几年，金塔也倒塌了。因为没了烟火，庙里的和尚大多都还俗回家，只剩下七十多岁的老住持裴然法师。

“站住！”张玉增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吆喝和哗啦啦的拉枪栓声儿，回头一看，五六个矮胖鬼子正端枪对着自己，嘴里还“八格八格”地叫着。几个鬼子不容张玉增张嘴，上前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掏出绳子就把张玉增五花大绑捆起来押进炮楼。汉奸王玉当天就捎过话来，说张玉增那么早就出村，皇军怀疑他给八路军送信去了。不过皇军宽大为怀饶他不死，但张家得拿现大洋赎人。张淑芝家是全村最穷的人家之一，除了租种本村北财主的十五亩地，就院里几间东倒西歪的正房和同样破



旧的厢房。王玉瞧瞧张家也实在没啥油水可榨，正巧看见一只肥胖的芦花大草鸡带着群鸡仔儿咕咕叫着摇摇晃晃进了院。“就是它了！”王玉说，扑过去就把老草鸡抓走了。不一会儿，遍体鳞伤的张玉增就被放了出来。

后来，张玉增就得了“老草鸡”这么一个外号。

被我们打败的小香头居然敢叫张淑芝爸爸的外号，这还了得？我们仨人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立刻就追了上去，一面嘴里用数快板的速度叫着小香头爸爸的名儿和她妈的外号：“傻玉富、半截俊！傻玉富、半截俊！”

五年级的第一学期还没完，我们的好朋友张淑芝突然不见了，听我妈说张淑芝去关外了。我们从地理课上知道，关外就是山海关的东边，又远又冷，比我们北屋村差老鼻子了。好好的干吗去关外呢？而且连我和小扔头都没告诉一声。我和小扔头百思不得其解。自打张淑芝走了，我和小扔头的战斗力大大下降，经常被小香头欺负。因此，我们越发怀念好朋友张淑芝。张淑芝呀，你在哪儿呀，我们想你，快回来吧！这种怀念，一直延续至今……谁能想到，二十一年未见的好朋友张淑芝真的回来了。

再后来，我们两家人就有了走动。我爹我妈知道她是玉增大爷的闺女，高兴得了不得，常常带俩孩子到张淑芝家串门。反正张淑芝没工作，有的是空闲陪我父母待着。张淑芝也有俩孩子，老大王老五，就是那次被火车上的旅客砸得头破血流的孩子。王老五比我的儿子大一岁，在宿舍区已经“赫赫有名”，偷东西、趴人家窗户根儿、欺负小孩儿……有想不到的坏事，没有他没干过的坏事。有一回晚上偷窥一对新婚夫妇睡觉让人家抓住了，被打得半死。我们搬走以后，听说这孩子被派出所关过好几回。我不明白张淑芝老实巴交的人，怎么会养出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孩子？张淑芝的女儿小兰倒是不错的小姑娘，比王老五小四岁，和我女儿同岁。因为母亲经常带孩子到张淑芝家，我儿子女儿都和小兰很好，三个人常常一块儿玩过家家。有时仨孩子玩得正高兴，王老五就闯过来非要一起玩，仨孩子不带，他就把孩子们自己和泥垒的小锅小灶给蹬得稀里哗啦。小兰就哭着去妈妈跟前告状，奇怪的

是张淑芝一点儿也不说王老五，还说小兰你们就让哥哥和你们一起玩不好吗？

妈跟我说张淑芝老念叨我，要我到她家去坐坐。我倒想去，可哪儿有工夫呢？礼拜日休息一天除去干家务活，我还得经常带俩孩子去市里各大公园、博物馆、少年宫、大书店转转，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外面的美好世界，给孩子们多买些书看。虽然俩孩子都没上学，但是已经识不少的字，我每天晚上都给他们读书。我非常害怕在这个“牲口”环境里待长了，自己的儿女也沾染上“牲口”习性。我很想跟爸妈说你们也尽量别带孩子去张淑芝家，别让那个小流氓王老五把俩孩子带坏了。但想归想，到了也没和我妈说。生活在这个“牲口”环境里，父母已经很孤寂、很不好受了，好容易来了个北屋村的旧人，我做女儿的要再限制父母去旧人家串门，岂不太残酷了？

从妈妈的嘴里我知道，张淑芝现在的公公其实就是她的另一个干爹。妈说二十一年前，张淑芝临走的头一天，她妈曾到我家来借钱，说明几个淑芝就去关外的东北，穷家富路，她想给孩子多带点盘缠。孩子有个干爹在那边林业局当大官，淑芝在那里能当上干部。我妈说大婶子您就这么一个闺女，孩子才十三岁多点儿就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您不想吗？再说，听说关外头的人都野着哪，孩子要遇上点事儿咋办呀？张淑芝妈说怎么不想？可想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呀！将来孩子有出息挣大钱了，我再跟过去享福，不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啦！我妈当即就从墙柜里的钱筐箩中拿出全部的积蓄，一共五块二角都交给了张淑芝妈，又把才给我做的打算过年穿的新棉窝给了张淑芝妈，说关外冷，让孩子穿暖和和一些别冻着。

当初，十三岁的张淑芝突然离家到东北，真如她妈所说为了能到那里当干部吗？她干爹既然当初答应了让张淑芝当干部，为啥现在张淑芝连个工作都没有呢？她这二十一年在东北怎么生活的呢？这些，我在和张淑芝聊天时，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她。但张淑芝装作没听懂我的话，顾左右言他。二十多年了，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了，我和张淑芝再也不是小时候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从她的目光和话语中，我已经感到了张淑芝对我的戒备。好在我们只做了两年多的邻居，全家就脱离了“牲

口”环境搬到我丈夫单位分的楼房里了。可是张淑芝一家却还要在这里居住下去，我真担心王老五会变得更坏，但愿她的女儿小兰不要受哥哥的影响变坏。事实证明我的第二个担心很多余，张淑芝的女儿小兰非常优秀，自打一上学就是好学生、好干部，而且和我女儿同桌，两人是好朋友，就像我和张淑芝小时候一样好。虽然打离开西宿舍以后，我再也没往那里送过一个脚印儿。那时大多数家庭都没有电话，我和张淑芝几乎又回到二十多年前的状态。但是我女儿和张淑芝的女儿小兰考上了同一所中学，还是同班同桌，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俩孩子的大学不是在同一所学校，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成为闺蜜。因此，我沾光常常能从女儿嘴里听到有关张淑芝家的事：张淑芝的儿子王老五被劳教十年，小兰和大学同班的一个上海男生恋爱了。后来女儿虽然移民加拿大，但是她和小兰的友谊并没有中断，两个人还不断通过越洋电话和互联网联系。

那年女儿回国探亲时，又谈起张淑芝的女儿小兰，说小兰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她带着双胞胎儿子嫁给了哥哥王老五。

“妹妹嫁给哥哥？这不是乱伦吗？她爸妈怎么糊涂到这种地步呢？”我的嘴巴张得像垒球那么大，眼瞪得像乒乓球那么圆。女儿说您大惊小怪什么呀，小兰和王老五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小兰是她妈带着嫁给王老五爸爸的。

可不对呀，在西宿舍时她妈还亲口给我讲过生王老五和生小兰的事呢！

记得好像是国庆节假期，有一回又碰上倒垃圾的张淑芝，因为不用上班，我们便很从容地聊起了家常。不知怎么就聊到她儿子王老五。张淑芝说她上辈子欠儿子的，怀老五时被他折腾得要死要活的，吃一口吐一口，人瘦得跟干枝似的，天天还得扛着大锯片子锯木头，那罪受老鼻子了。生的时候还大出血，差点儿就死了。小兰这孩子就撩人，怀她时候一点儿反应都没有，照样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每天锯的木头劈的劈柴都是临江林业局家属工里最多的。可我和孩子他爸偏偏贱骨头，还都偏疼老五，有好吃的、好穿的都先紧着他。老五跟他妹妹打架，我们两口子都说小兰，叫她让着哥哥。老五到如今这样，都是我们两口子给惯的。